

〔清〕牛運震撰 崔凡芝校釋



中華書局

空山堂史記評注校釋
附史記糾謬

下

〔清〕牛運震撰 崔凡芝校釋

空山堂史記評注校釋

附史記糾謬

下



中華書局

空山堂史記評註卷十

列傳

傅靳蒯成列傳

柯維騏曰：傅寬、靳歙戰功最多，此傳敘傳功連用「從」字「屬」字，敘靳功連用「從」字「別」字及「破之」字，文體變化與樊、酈、滕、灌相類，非太史公不能作也。「二」歸有光曰：「傅蒯傳不類補者。」「三」

按：傅蒯傳簡峭可法，最有部伍。安頓文字，陳仁錫以爲絕無意味，「三」真不知文者也。

「從擊項籍，待懷」。

「待懷」者，待高帝於懷也。句法簡練。

「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」。

句法變。

「屬淮陰」，○「屬相國參」，○「屬太尉勃」。

三層又別一類文法。

「屬相國參，殘博」。

練句法。

從高帝曰「從」，屬淮陰、相國參等曰「屬」，用字有分曉。「殘博」者，破齊之一事也。

「殘」字用意。

「爲齊右丞相，備齊」。

齊未滅也，爲齊王韓信相也。

「五歲爲齊相國」。

齊已定也，爲齊悼惠王相也。只增易一二字，便自句簡而意括。

敘斬歙戰功特詳，以「從攻」、「別攻」、「從擊」、「別擊」、「從定」、「別定」爲章法，節節詳計。「斬」若干人，「捕虜」若干人，「身得」若干人，「降吏卒」若干人，末後又總計「斬首」、「虜」若干，「別破軍」若干，「降城」、「定郡、國」各若干作收結，簡而晰，錯而整，此之謂大手筆。

「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」，○「別之河內」，○「別下平陽」。

只用一「別」字，節節變換。

蒯成侯無戰功可紀，故傳極短簡，獨敘其軍無離上心及涕泣留行處，忠愛藹然，最有情態。

「軍乍利乍不利，終無離上心」。

語極錯落生動。只此二句，便非太史公不能爲，而謂後人補入耶？

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」？

柔媚語，口吻極肖。

「縹以壽終」。

言縹之無功者以壽終，哀功臣之不得以壽終也。贊語「此有傷心者」，正指此意。

劉敬叔孫通列傳

劉敬傳落落只敘數事，格調最高，讀史記須要知此等變例。唐順之謂「此等傳似不爲本人，但爲漢敘事者」。^{〔四〕}雖亦有見，恐未深考史例耳。

「婁敬脫輓輅，衣其羊裘」。

寫真率處有色。

說高帝都關中一段，節約周紀，精峭錯落，可誦。

「欲令周勃以德致人」云云。

數語切中深入，能見三代王者心事。

「即日車駕西都關中」。

「即日」二字精神。

「於是上曰」云云。

數語收轉劉敬，是爲劉敬立傳者。

「婁者，乃劉也。賜姓劉氏」。

杜撰得妙。

「是時漢兵已踰句注，二十餘萬兵已業行」。

此句倒補有力。

「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」。

「斬前使」借高祖語中帶出，亦一法。

「當是時，冒頓爲單于」云云。

另提起有勢，正爲後文備胡案。

「然恐陛下不能爲。上曰『誠可』」云云。

以問答生波瀾，亦文字之自然勒頓。

「漢所餘彼所鮮」。

六字和戎妙用，後世邊市利便機宜盡於此。

「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」。

竟住，不另作收結，高絕。

唐順之曰：「備胡、都關中兩事，結案在此。」〔五〕

陳子龍曰：傳內遷都、使虜、議和親、徙大姓，皆漢初大事也。太史只敘此四事，而劉

敬之功業自見矣。〔六〕

按：傳載四事，實只兩事耳。議和親備胡，終使虜事；徙大姓實關中，終遷都事。而實關中即所以備胡，實

合爲一事也。以勸都關中起，以實關中結，首尾都成一片，結構之自然如此。

叔孫通傳敘通出身履歷稍詳，亦不另作收結，與劉傳同格。

贊語中「希世度務」四字，乃一篇精神所注處。

「通曰：『公不知也，我幾不脫於虎口。』」云云，至「薛已降楚矣」。

茅坤曰：「數字轉折間，叔孫梗槩可見。」〔七〕

按：此虛字轉折如意，敘次中神情活脫，非太史公不能有此筆墨。

「漢王憎之」。○「漢王喜」。○「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」。

三處轉應甚緊，自然有情。

「漢王方蒙矢石」云云，至「我不忘矣」。

語致殊疎宕，意到而筆不必到。

「羣臣飲酒爭功，醉或妄呼，拔劍擊柱」。

有此作影襯，愈見後文位置之妙。

「禮者，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」。

此語卻得禮意，後世言喜。

「諸果獻由此興」。

竟住，老，以此作收，勁古之極。叔孫傳每於收結見精神，處處用收法，有情有力。

贊語「千金之裘」云云，寬語作引，極大樣。

「智豈可專耶」？

一語收拍，極疎宕，亦政有含蓄。

「叔孫通希世度務」云云。

括評叔孫，褒諷互見，正自不沒其實。前人以為溢美者，失之。

季布樂布列傳

二布奇人，太史公亦極出色，摹寫季布傳尤淋漓。

「為氣任俠，有名於楚」。

二語一篇立柱處。

「將軍能聽臣，臣敢獻計」。

周氏為季布畫策，先用虛說，妙！此筆法有閃那處。

朱家說滕公一段，凡數轉筆意，極有操縱，疎宕條達。

「朱家心知是季布」。○「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，意季布匿其所」。

特用兩「心知」字，故作映照，寫出英雄機警，精神相關處。

「果言如朱家指」。

簡法。

「當是時，諸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，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」。

橫欄作雙收，勁暢圓活，太史公筆力之高，在此等處。

「能摧剛爲柔」。

此太史禮者當宗此旨。

「令易知，度吾所能行爲之」。

語朴率得神。

「公所爲不合古，吾不行」云云。

絮語碎語，得迂儒拘腐之神。

「會十月。漢七年，長樂宮成」云云，至「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」。

此段極力鋪設，有局仗，有節次，極整飭，極錯綜，典則詳重，令一時朝制官儀歷歷如畫，是太史公出力文字。此段妙在能於周官、司儀、儀禮十七篇之後，另出一格，不必斤斤襲古字句，而拙重詳晰處，正自古極。

「於是高帝曰：『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。』」

一段大文字，一語總收，有力。

「諸生迺皆喜曰『叔孫生誠聖人也』」云云。

此又收諸弟子，結構甚緊，筆有餘閒。

「叔孫通曰『太子天下本』」云云。

數語侃侃有正氣，叔孫賴有此，少爲「面諛取貴」解嘲。

「及上置酒，見留侯所招客」云云，至「無易太子志矣」。

帶留侯招客事作收，幹補圓足。

「定宗廟儀法」云云，至「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」。

此處總一筆作收結，宗廟儀法又爲後文作緣起，妙。

「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」。

十四字句，有力。

「原廟起，以複道故」。

迴繞收繳，淋漓可公自寫胸臆語。

「欲搖動天下」。

語未了竟截住，妙！卻岌岌有勢。

「是時殿上皆恐」。

插入此句，神力詡詡。

「遂不復議擊匈奴事」。

結筆勁，季布傳節節有收結。

「上默然，慚良久曰」云云。

「默」、「慚良久」，忽得一語，神情佳處正自可想。

「故特召君耳」。

「特」字牽強無理，寫生處正在此。

「楚人曹邱生，辯士」云云一段。

曹邱生請說季布，季布引爲上客。此事本無足稱，亦不足爲季布行事增重，特爲篇首季布任俠，有名於楚「作渲染耳。然太史公遇此等事，每每高興，極情盡致寫之，淋漓有

色。
「季布名所以益聞者，曹邱揚之也」。

敘中夾一斷語，極疎勁，非太史公無此筆。

季布傳末附其弟心兼及母弟丁公，餘情悲涼繚繞。

「少年多時時竊藉其名以行」。（八）

句拙勁，有態有力。

「當是時，季心以勇，布以諾」。

又收到季布，妙！季布、季心對舉雙收，賓主釐然。

「季布母弟丁公，爲楚將」。

波瀾疊生，文情最妙。太史公往往如此。

丁公正與季布相反，高祖處之，亦正相反。附見作結，鍊局生趣，兩極其妙。

「短兵接」。

三字有景。

「高祖以丁公狗軍中」云云。

妙在數句中連用數「丁公」，錯節厲響，歷落沈勁，削一則失之。

「以丁公狗軍中，遂斬丁公」。

分作兩層，便自錯落有勢。若他手定作以「丁公狗軍中而斬之」云云，則索然少味矣。

「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」。

竟住，勁極隱然，與篇首朱家「臣各爲其主用」等語相應，卻無關照之痕，妙不可言。

篇首以「爲氣任俠，有名於楚」作柱，後文「諸侯皆多季布」云云，「季布名所以益聞者」云云，「季心以勇，布以諾，著聞關中」，屢屢收應，甚細甚緊。

「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」云云，至「爲奴於燕」。

陳仁錫曰：「太史公敘欒布、彭越二人之始，一爲家人，一爲酒保，一爲盜，一爲奴，

連用四『爲』字，相形甚妙。〔九〕

按：此敘欒布出身，踪跡甚奇，極生色。

「爲其家主報仇」。

寫欒布微時任俠一事，便爲哭梁王彭越事伏案。

「奏事彭越頭下」。

寫出奇男子氣概，只「奏事頭下」四字，有慘致，有異態。

「方提趣湯」。

着四字警動逼人。

「與楚則漢破，與漢而楚破」。

換一「而」字，口角便有低昂，妙。

「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」。

語帶恐喝，妙有刼持。

「布迺稱曰」云云。

借欒布自言結布平生始末，甚妙！語亦感慨激昂。借自述作收結，太史公列傳中往往用此法。

「燕、齊之間，皆爲樂布立社」云云。

此一筆正爲季布「有名於楚」作映帶。

「窮困不能辱身」云云。

亦似爲季布寫照者。

贊語「以項羽之氣」五字勒頓法，如持弩正滿時。贊語凡數轉跌宕，鉤頓盡致。

「彼必自負其材」云云。

直是自寫曾臆，道得蠶室著書意思出。

「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」云云。

此用反托法，文意迴環盤旋。

「賢者誠重其死」。○「彼誠知所處，不自重其死」。

兩處鉤應關照，緊湊有結構。

贊語意思多轉折，繁而不覺其重疊，此疎健之筆，有以舉之。

袁盎晁錯列傳

袁盎傳詳委有態。

「意得甚，上禮之恭，常目送之」。

摹寫工宛然。

「上益莊，丞相益畏」。

對收，勁。

「盎遂不謝」。

句甚冷妙，此敘次中有勒頓處。

「絳侯得釋，盎頗有力，絳侯乃大與盎結交」。

極意作收結，有法。袁盎傳處處有收結。

「如有遇霧露」云云，至「奈何」。

句極錯落纏連，真古文句脈也。

敘淮南遷蜀一段極紆長，屢用虛字轉折，措置有力。

「上弗用」。○「上弗聽」。

互應作勒頓。

「陛下居代時」云云，至「過許繇遠矣」。

三段各有變換，整齊中極不整齊，此筆法伸縮之妙。

「且陛下遷淮南王」云云。

又拉遷淮南事作收，文極參錯入妙，細讀之，固知所引「高世行三」爲旁文，而此爲正文也。

「盜由此名重朝廷」。

此句虛收有力。

「袁盎嘗引大體忼慨」。

插此二語，承上起下，文勢靈活。下文辱趙同、諫馳峻坂、卻慎夫人坐三段，俱有綱領，此敘事最有手法處。

「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」！

句亦峭勁激昂。

「然袁盎亦以數直諫，不得久居中」。

二語收轉有力，與「引大體忼慨」遙應，又爲下文作提挈。太史公敘事全在此等處用意見筆力，雖文極紆長，事極煩碎，總成一片結構也。

「君能日飲，毋何，時說王曰毋反而已」。

句極拗折，卻不失爲拙直，故妙。